



重脩縣誌序

粵考古昔盛時天子省方  
問俗徧採風謠彙成一書  
故國有史而無誌迨其後  
也巡方之興無暇論軒之  
使不徧於下國上自京畿



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清代孤本方志選

(第一輯第二十五冊) 福建

歸化縣志〔康熙〕十卷首一卷



我們以為縱橫思想是時務主義熱中的老前輩，這在中國史上一直到近代政學系的政客還繼承他們的詭辯思想的傳統。

## 第二節

### 陰陽五行思想和易傳思想

我們在第十一章里，曾詳細說明荀子非十二子篇所稱：“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說明思、孟和鄒衍的關係。

五行說在春秋時代是一種進步的思想。到了戰國時代這種思想則被唯心主義者所剽竊。唯心主義的五行說出于子思、孟軻所唱和，因此思、孟學派更加重了它的神秘的色彩。這一造說在“受而傳之”之中，遂至“附庸蔚為大國”，產生了鄒衍的陰陽五行學派。大概就以這派為契機，構成了五行思想與陰陽（八卦）思想的合流，遂成為所謂形而上學的易學及荒唐無稽的讖緯的先河。

鄒衍（公元前三〇五年至二四〇年）所代表的陰陽五行學派，在戰國末期本來不是顯學，故荀子、韓非都沒有直接對它加以批判（如非十二子篇及顯學篇等都沒有提到它）。然而，它似乎很快就受到了人們的注意，例如呂不韋所“集論”的呂氏春秋就受了它不小的影響，並替它保存了所謂“五德終始說”（詳後）；而且自漢代以降，它對於中國哲學思想的影響，也十分重大；梁啟超也說：“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古史辨第五册陰陽五行說之來歷）我們幾乎可以說：如果不

下逮省郡州縣各爲職方  
記事之書而誌於是乎作  
焉士一行作吏爲天子守  
土澹茲兆庶知一邑之風  
土人情而不鑿諸舊載謝  
補編次以備參考將繼往

開來之謂何然則哀集篇  
章奉行恐後固今日事也  
已未穩不佞濫竽茲土方  
當恢復之初芻蕘力役日  
無寧晷刻哀鴻未集昕夕不  
遑嘔心招撫勢如救焚有

利務興有害務除去幸藉

上臺撫綏之方 縉紳先生匡

勦之力比季 以來問閭頗

有起色甲子 夏恭奉

部議天下通行 纂脩縣誌余

不禁喟歎興曰 是余之

責也夫用擇吉日禮延鄉  
紳諸君子廩增附諸庠生  
設局公所互相參訂爰稽  
歸邑舊屬清沙寧永支界  
明成化間始升爲縣其時  
草昧初闢文教未興崇禎

已卯蜀之楊侯知茲邑始  
哀集九卷而予大觀焉我  
清陽定以來甲寅之後斷簡  
殘篇不無缺畧日與諸同  
人寢食其中用戒之曰文  
過其實或失則誣美而弗

彰卽非獎厲於是嚴其條  
例杜絕行私一節可取雖  
微必錄涉於疑貳寧闕勿  
從如田賦城池學校廟宇  
諸條目莫不燿用畢具燦  
若日星斯亦彷彿古修舉廢

墜之典闡微顯幽之意用以垂鑒將來傳信後世即嗣是而備選採輟或存乎此也則誌之告竣也不甚重哉然考核之餘竊有鯁鯁過計者誌之與史其義

則同其例則異中史必善惡  
並書誌則揚善棄惡豈非  
鄉邑之月旦善者見之益  
以勸而不善者見之不益  
以愧且悔耶由宋而言有  
楊文靖倡理學於東南由

二元而言有陳守戎樹偉烈  
於勝國昔之八立蔚興何  
其盛也余願邑之庠士先  
制行而後文藝紹龜山淵  
源頡頏今古邑之民庶敦  
孝弟而崇禮義將力田服

稽儲裕豐荒則教養兼隆  
共躋淳熙不幾與邑之紳  
衿耆庶相得益彰並垂不  
朽乎猗歟休哉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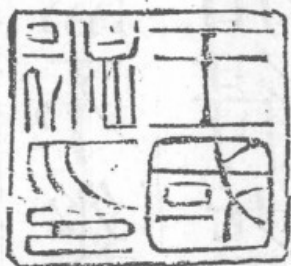
告

康熙貳拾叁季歲次甲子

夏六月之穀旦

知歸化縣事立林郎加

壹級古蒲王國脉撰



重修縣誌序

顏師古曰志者記也積記  
其事也記其事者寧質毋  
文寧詳毋簡繁其大而  
忽乎小其重而不遺乎  
輕蓋凡風詩之所紀載與

夫春秋之所詳明無不因  
事直陳考見得中誠甚盛  
也邑之先爲清泰永樂之  
故址明成化八年始割四  
方之地而邑之其間俗尚  
敦龐易與爲理至人物如